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D

David Copperfield
David Copperfield
David Copperfield
David Copperfield
David Copperfield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科波菲尔

(上)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Charles Dickens

石定乐 石定柔 译

David
Copperfield

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大卫·科波菲尔

(上)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Charles Dickens

石定乐 石定柔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上、下)/(英)狄更斯(Dickens, C.)著;石定乐 石定柔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2. 4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 - 7 - 5407 - 5616 - 1

I. ①大… II. ①狄… ②石…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0894 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087201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村北工业区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1109)

开本:960mm × 690mm 1/16

印张:44.75 字数:750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9.80 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0599760 - 812)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龙飞凤舞的签名。选自漓江版李文俊等译《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瑞典]托·柴特霍姆、[英]彼得·昆内尔编著



《狄更斯的梦》。这幅未完成的画表示作家在他书房入睡后，梦中全是他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此画作者R. W. 巴斯，作于1873年

——选自漓江版《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



大卫和朵拉·斯宾罗堕入爱河。绘画作者为Frank Reynolds



"一个春夜里，爱妮丝和我坐在我们伦敦家中的火炉边，我们的三个孩子在屋里游戏。这时，我听说有个陌生人要见我。"

《大卫·科波菲尔》1850年以连载形式发表时，Hablot K. Browne为小说所作插画

作家·作品

2003年,BBC评选出100部英国人最喜欢的作品,吸引了140000人参加投票(为“百大英国伟人”投票人数的4倍)。这100本书中,66本为英国作家所著,狄更斯有5部作品入选,使他成为得票数最多的作家(罗琳紧随其后)。《大卫·科波菲尔》名列34。

狄更斯最宝贵的意义在于,他不仅直面了现实,他用非凡的洞察力描绘了疼痛,同时他仍然相信爱,相信善良,相信最纯朴的对未来的乐观。

我少年读的第一部成长小说就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这是狄更斯最好的作品。

——铁凝

他并没有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看破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他是很温暖的,所以读他的作品会有一种希望。

——陆建德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折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狄更斯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真是值得深思。

——阿来

当狄更斯去世时,就好像是撕裂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心。

——茨威格

狄更斯的小说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行善和爱。他认为真正的欢乐蕴藏在内心的感情中。

——丹纳

狄更斯无疑是像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的作家。

——弗莱德·伯格

狄更斯善于将那些最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融入一丝不苟的、永恒的细节描述之中。

——荣·瓦雷塞

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纪念狄更斯诞生 200 周年

石定乐

今年是查尔斯·狄更斯(1812. 2. 7—1870. 6. 9)诞生 200 周年,为此世界各地都举办了纪念活动。的确,说他是除莎士比亚以外最受人们喜爱的英国作家一点也不过分。2003 年,BBC 的读书节目做了一个调查,通过民意评选出 100 部英国人最喜欢的作品,结果吸引了 140000 人参加投票(之前 BBC 组织的“百大英国伟人”投票人数只有这个数字的 1/4)。这 100 书中,66 本为英国作家所著,狄更斯有 5 部作品入选名单,成为得票数最多的作家(紧随其次的则是因为《哈利·波特》系列走红的罗琳),而这本《大卫·科波菲尔》就名列 34。据亚马逊网站 2011 年 11 月的调查,英语读者中,被人们读得最多的书除了《圣经》就是狄更斯的作品。无论人们对他的作品和写作风格有什么看法,但都不得不承认他是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将 19 世纪的英国,尤其是伦敦留在纸上,流传了两个世纪,而他对人性的解剖和关怀更是超越了他的时代。

关于狄更斯的身世和《大卫·科波菲尔》一书的来历,我在当年此译本出版时的译序中已做了交代,这次再版保留下来,所以不再赘述。这里只想借再版序说一点关于狄更斯的不那么与文学搭界的话。

首先想说的是狄更斯不只是个伟大的文学巨匠,还是务实肯干的社会改良家。狄更斯生活和创作的时间是维多利亚时代,也是 19 世纪英国城市化急剧发展时期。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他深谙社会下层——尤其是其中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悲惨处境,也看到了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和凶残,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但他并没有将对贫穷弱势人群的同情止于笔下,而是身体力行。我们多数人都认为

今天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完善、弱势群体得到的照应相对优越,这也与狄更斯当年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他号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起发起了英国社会改良运动,他呼吁奔走募捐,亲力亲为,建立了对流浪妇女儿童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和廉租屋制度等等。他当年用自己演讲和讲故事所得中的大部分捐给了慈善机构或用于公益事业,并发动人们捐助建立感化院,关闭儿童监狱,开展职业技术培训,甚至亲自设计培训计划和日常管理制度。

这些关注弱势的制度后来得到不断完善,普及西欧诸国,为这些国家在后来的发展中消弭阶级矛盾引起的暴力冲突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认为狄更斯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是最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不愧被称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社会改良家。正因为如此,每每看到一些文学评论者将狄更斯贴标签为“软弱”、“空想家”时,不仅仅对这样热衷搞模糊贴标签的行为感到厌恶,也为不对自己研究的对象做深入了解(哪怕只要一点点深入)就轻易下结论的伪学术研究法大行其道感到悲哀。

然后想说今天很多人有意无意对狄更斯不地道地追究,其实狄更斯早就对自己的弱点心知肚明,坦率承认。狄更斯对他生活的时代的贡献除了文学创作、社会改良,还有大众传播方式的改进。而现在他还成为许多人的事业资源。湖南师范大学刘白博士在《一个被多派学者深挖的富矿——二战以来的狄更斯研究》一文中如此写道:

“英美的狄更斯研究始于1836年《博兹札记》的问世后,至今已有170余年的历史。诚如劳伦·W. 麦泽诺所言,‘没有哪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享有和狄更斯一样这么多的评论。’对狄更斯的研究涉及他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非虚构文学等各个方面。粗略统计,英美的狄更斯传记有100多本,专著1000多部,研究论文10000多篇。”

在该文结尾时,刘博士写道:

“1926年,批评家奥洛·威廉斯在《一些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中抱怨道,研究狄更斯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从丹纳到切斯特顿,狄更斯已经被批评、谴责、欣赏完了’。然而80年过去了,依然有狄更斯研究传记、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地出版,这就充分证明狄更斯还有不断阅读与阐释的空间。麦泽诺就信心满满地在他编著的《狄更斯产业》中表示:‘狄更斯产业的未来前程灿烂,批评研究不可能下降,至少在短期内不会。’”(下加横线为我所加——石定乐)

狄更斯学、狄更斯热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师的伟大,但作为伟大的人也有不幸,就如今日之公众人物一样,私生活的一切都被挑出来一一检审。狄更斯的个人情感生活、他与家人的关系、他的私交等等都被挖出,被联想演绎,甚至媚俗地有意关照

发挥,狄更斯也由一位文学巨匠成为被小报八卦专栏讨论的对象。成名天下,光耀今日,是狄更斯的幸耶,不幸耶?

关于自己的人性黑暗点,狄更斯很坦诚,他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话就是很好的告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监狱里阅读过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大卫·科波菲尔》,一直很崇拜书的作者狄更斯。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伦敦,并拜访了狄更斯。数年后,陀氏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提起这次会面,其中有一段记录两位作家讨论他们笔下好人或坏人形象的来源:

“一个作家接触时间最长,最经常,其实是天天见面的,就是他自己。为什么作品中的人物有这样而非那样的行动,这个人物是否能被人理解或不被人理解,这些都是由作者自己的行动决定的,作品中的人物来源于作者。1862年,我在狄更斯的杂志的办公室中与他见面时,他告诉了我同样的看法……他说他的作品中的好人,都是他自己希望能成为的人物;而他笔下的恶人,也都如他自己(更确切地说,是他在自己身上找到的):他的残酷,他对那些无助的要依靠他的人无缘无故的敌意的攻击,他面对他应该爱的人时的退缩,这些都被用在他的作品中。他告诉我,他的内心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应该做的人,另一个正相反。从那个相反的人身上他创造了作品中所有的恶人,而那个应该做的人让他能够继续生活。我问他:仅仅只有两个人?”

我写上述的话,不是说我就一心认为狄更斯没有缺点,没有过失。我引用上述一段,也想证明狄更斯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完人。话说回来,如果不是那么善良,敏感的狄更斯至多是个自恋狂,他的挣扎正是由于他天性中美好善良的因子太多,加上他的过人天赋和努力,他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剖析人性而不失对人的爱心而成为大师。我还想说的另一点是:我理解今日做学问人的艰难和不得已,但如果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没有尊重,只将其视为饭票和支票来源,那么研究者自己的人品就很重要。因为研究者不可避免会将自己的人格投射到被研究对象上(这已在对萨特、毕加索等人的研究成果中不乏证明),对文学的研究如果演变成娱乐版,学术研究狗仔队化,很可怕。不仅是学术不幸,也是人性不幸。

走上译书之路,一直得到不少前辈和专家指点,其中唐荫荪公尤其对我关爱指导多多。我们曾一起讨论过狄更斯的作品,他说一般都认为《远大前程》和《双城记》是狄氏最佳之作,但我一直认为当数《大卫·科波菲尔》,后来我能翻译这本书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唐公的抬爱和推荐。翻译此书过程中,我常常去唐公家请教。此书当年出版时他已去世,我一直感到遗憾。

狄更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而这本《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本人最喜欢的作品。一般作家的第一本作品自传性非常高,而狄更斯却不同,他一直避免写自传。我

非常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所以在伦敦时,每每经过圣保罗大教堂(当年马夏西监狱就在那附近,而狄更斯少年因父亲欠债不还,便随家人入该处),我就会想到他,想到《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相关描写,心底就会发颤。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尚如此,何况当事人,何况那么敏感的当事人。

译书人往往会对书中的主角产生感情,这是一种移情(empathy)现象,有助于理解原著,再现原著风格。在译过的书中那些主角里,最让我心疼眷恋的是大卫·科波菲尔。在1867年本书再版前言中,狄更斯写道:“在我所写的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本。对于我想象中创造出的所有孩子,我都是个溺爱的父亲,从没人像我这样对他们深深爱着。可是,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一样,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大卫也是读者宠爱的孩子。

我曾希望能再版时将此书重译,但由于许多变故不能付诸实行,也是我的遗憾。感谢漓江社刘硕良老师的厚爱,能让这本书在狄更斯200周年诞辰再版。也希望能有更多汉译狄更斯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因为狄更斯不仅是英国的,也是世界的。

2012.3.5 于武昌 地山书房

“都云作者痴”

——代译序

石定乐

狄更斯一生创作了十四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及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这本《大卫·科波菲尔》了,以至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乔治·H. 福特写道:“也正像《哈姆雷特》一样,由于它(指《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的作品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因而受到了损害。”^①乔治·H. 福特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我们不少读者由于早年在童年时期读过这本书,便认为已把书中菁华吸收殆尽了。

的确,不少孩子读这本书时,都认为这书是为孩子写的(我也曾这样想)。因为狄更斯花了心思,在许多地方,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描写人物和事物,使孩子能心领神会,感到这是为他们写的。可是,当人们走出童年后重读这本书时,又会发现这是一本远比留在我们记忆中更为沉重、更令人伤感的书。

一般来说,一个作者的处女作中往往会留有他(她)的大量自我。可是,如果我们想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找他的“自我”,无疑应打开这本《大卫·科波菲尔》。为了更好地理解狄更斯用心血写就的这本书,我们先简单地对狄更斯的童年做一番回顾。

1812年2月7日,一个星期五(和大卫·科波菲尔的出生日一样,也是星期五!),查尔斯·狄更斯出生在兰德波特。他的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两个夭亡),查尔斯排行为二。狄更斯回忆童年时,能回忆到两岁时的事。他常告诉他的友人约翰·福斯特,尽管他两岁就离开了在兰德波特的住宅,但他对那所住宅前的小花园记得很清楚。福斯特回忆道:“在他写《尼古拉·尼克尔贝》一书时,我曾和他一起去了那里。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同一地点认出他三十五年前所看到的练兵队列的确切形

^① 见其论文 The Introduction to David Copperfield。

式。”可见他自小就观察力敏锐,感受力很强。

他父亲由于工作调动到了伦敦,住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区的诺福克街。不久,他们一家又因狄更斯父亲工作再度变动而迁至查塔姆。在这里,查尔斯一直住到九岁。他对于童年的许多清晰印象都是在这里刻下的。

由于查尔斯从小瘦弱多病,所以他无法参加许多男孩的游戏,但他喜欢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口看父亲同僚的孩子们玩,或者边看书,边听他们玩时的嬉笑、喧闹声。他一直相信,幼年多病给他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就是使他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常对人们说启发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书本的酷爱的人是他母亲。他母亲伊莉莎白有很长一段时间按时天天教他英文,还有一点拉丁文。他回忆起母亲教他认字时的情景几乎和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借大卫之口讲的一样——“我还隐隐约约记得她教我认字时的情景,现在,每当我翻开识字课本,看到胖乎乎的黑体字母时,它们那有趣的形体、O和S的好性情,仍和当年那样跃然于纸上。”

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有一间图书室,收藏了不少好书,也有不少当时的通俗读物。这间书房和查尔斯的房间相连,故他能自由出入。这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也可从主人公回忆中读到,作者删去的只有那些当时流行的一些廉价读物的书名。在查塔姆的生活是他童年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以至他对这段生活常常回忆,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到对这段生活的生动叙述。他九岁时,约翰·狄更斯又调回伦敦,家人也随之迁去,对查尔斯说,这是他不幸的开始。

由于约翰·狄更斯和妻子不善理财,一家生活陷入困窘,只好紧缩开支,搬到伦敦最穷困的街之一——贝赫姆街。在这里,他没有可以勉强与之伍的男孩,家人这时也很疏忽他,他不再上学,而是擦一家人的鞋,去当铺卖东西,他一下陷入了孤独境地。他后来很辛酸地对友人说:“当我在贝赫姆街狭小黑暗的后阁楼里,想到我离开查塔姆所失去的一切,我真想牺牲一切——如果我还有什么可以牺牲的话——只要能进入任何一所学校……”

实际上,他也是一所学校学习——这里的生活正在向他教授生活的知识。他开始对穷困、饥饿有所了解,这使他后来的作品中对于社会下层的生活描写异常生动。可是他的家长为什么忽视了他呢?查尔斯有次回忆起父亲时这么说道:“我知道我父亲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宽厚的人。他对妻子、孩子或朋友在生病时的所为都令人赞美不已……任何事务、工作、职责,只要他承担下来,他总满怀热忱地去做,准时完成得让人夸。他勤奋、耐心、精力充沛。他以我为骄傲……可是,由于他生性不拘小节,加上当时拮据,他好像忘了我应该受教育,也完全没想到他在这方面应对我负任何责任。”

尽管如此，他仍受着生活这位最严格的教师的教诲。他的父亲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只好靠他母亲来挽救残局。他母亲找了所房子，在门上钉了块大铜牌，上书“狄更斯夫人学校”。小查尔斯也做了帮手，他挨家挨户送了建校通知书，可是没人来上学，而他的父母也没真正做过准备，打算接受什么人上学。终于，父亲被逮捕了。父亲被押解到马夏西监狱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重见天日了。”“我当时信以为真，”查尔斯对福斯特说，“我的心都碎了。”后来，他把这一节事实和他探监向船长借餐具后和父母共进午餐的事都详细写进了《大卫·科波菲尔》，不过把他父母打扮成米考伯夫妇了。

小小年纪，查尔斯便要分忧了。先是把家里东西一点点卖掉，早在写《大卫·科波菲尔》前，他就把这些细节向福斯特讲叙过，在书中，他又把它们再现了。收购旧书的商人、当铺的老板和店员，都是和他幼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人物。

但是，最令他伤心，也极少被他提到的是他做童工的经历。他只对福斯特讲起这段旧事，而且每次讲到都伤心万分，讲完后要很久才能恢复正常。下面是狄更斯在自传中的一节有关此经历的介绍：

“也是我命中不幸，我自己常常痛苦地这样想。那个曾在我家住过的亲戚詹姆斯·拉默特当了黑鞋油店的总管……他建议把我送到黑鞋油店做工……在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了，开始做学徒。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那样的年龄就那么轻易地被人遗忘了。还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自从我们来到伦敦后，我受到屈辱，一直做着别人不屑做的苦差，竟没有任何人对我表示同情——对我这样一个有特殊才能、敏捷、热心、纤弱、身体和精神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没人向我父母建议是否设法送我去一所普通的学校读书，而这在他们还是办得到的。

“这家店铺在亨格福特旧码头左边，是最边沿的一所房子……它那镶板房间、腐朽的地板和楼梯、地下室里到处乱窜乱跑的灰色大老鼠，从楼下传来的老鼠尖叫声和打斗声，那地方的污秽和腐败，又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出现，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里……还有两三个孩子和我做同样的工作，挣同样的薪水……鲍伯是个孤儿，住在他姐夫家；保尔的父亲在一家剧场工作，兼任消防队员；保尔的一个小妹妹在哑剧里扮演小妖精的角色。

“我堕落到和这些人为伍，把这些每天的工友和我快乐童年时代里那些伙伴比较一下，眼看我那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物的希望在我胸中破灭，我灵魂深处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我当时那种完全被人遗忘和没有希望的感觉，在我所处的地位上所感受的屈辱，深深压迫着我，我相信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爱好的、引起我竞争心的一切，正在一点一点地离我而去并永不复返，我那年轻的心因之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

诉诸文字的。我整个身心所忍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巨大,即使到了现在,我已出了名,受到别人敬爱,生活愉快,在睡梦中我仍常忘掉我有爱妻和娇女,甚至忘掉自己已成人,好像又孤苦伶仃地回到那段岁月中了。”

我们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对这段经历的详细描述,不过鞋油店换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当我们读到小大卫发现自己要和米克·沃克尔和白粉·土豆为伴时,他深感痛苦,泪水掉进了他洗瓶子的水中,这时,我们联想到作者的经历时,怎么不为之心动、落泪?我记得,当译到这一段时,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写下去,泪水几次把稿纸打湿。我觉得我听到了那个孩子心底的呻吟——和嘶喊不同,这呻吟拨动了人心底的细弦,使其颤抖,就像眼看一株弱小的嫩芽在暴虐中无力挣扎,自己却无能为力又不能不看一样地让人心碎。幼小心灵受的创伤比饥馑、疾病,甚至夭亡还可怕,狄更斯深深认识到了这点,他在后来做了努力,想用笔来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但往往效果不佳,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因这创伤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悲剧,这些都已由批评家们做过介绍了。不幸的童年却又成了狄更斯的一笔财富,他不仅因此了解了伦敦下层社会,还以其经历为素材写成了这部深受读者喜爱的《大卫·科波菲尔》——尽管许多批评家持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中有许多查尔斯·狄更斯的“自我”,所以虽然狄更斯反对人们把这本书说成他的自传,而研究狄更斯的学者仍将其作为主要资料来源。了解了狄更斯的童年后,我们也对这本书的创作素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狄更斯的童年,可是却有一点明显与狄更斯身世不符,那就是大卫出生时已丧父,九岁时又丧母。而狄更斯写这部书时(1849年动笔,1851年完成),其父母均健在。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偶或会有完整的家庭,但决不会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孤儿。也许这正是他心底深处对父母不满而生的反感,借书来做反抗。而在这本《大卫·科波菲尔》里,孤儿就更多了——主人公、萝莎·达特尔、马莎、特拉德尔特、艾米丽、斯梯福兹、尤来亚、安妮·斯特朗、爱妮丝、朵拉,甚至大卫的母亲克拉拉·科波菲尔,还有那个忠心耿耿的汉姆,他们不是幼年便父母双亡就是失父或失母,都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

在狄更斯笔下,这个世界上的正常家庭关系变成很珍稀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孤儿们在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需要什么?当然是安全感和被爱的感受。在狄更斯笔下,能给予孩子安全感、能给予爱护的、能教诲儿女的全不是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人,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皮果提先生、姨奶奶等。总是有这样的人物给孤儿提供一个避难所,让无助的孤儿能在那里栖身、得到教育、得到爱抚。

弗洛伊德对《大卫·科波菲尔》非常感兴趣,并因这本书而对书的作者“深感钦